



内心之声

# 召唤

作者：CHRISTIE GOLDEN

故事

CHRISTIE GOLDEN

插图

OGNJEN SPORIN

编辑

CHLOE FRABONI, ERIC GERON

剧情顾问

COURTNEY CHAVEZ, SEAN COPELAND

创意顾问

STEVE AGUILAR, ELY CANON, STEVE DANUSER,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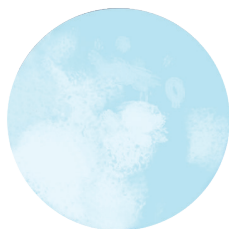
BRIANNE MESSINA, AMBER PROUE-THIBODEAU,  
CARLOS RENTA

设计

COREY PETERSCHMIDT, JESSICA RODRIGUEZ



© 2024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和Blizzard Entertainment  
标志是暴雪娱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微风轻抚着来者长满胡须的脸庞，而他则放纵自己的双眼去饱览渴望已久的绿色旷野和柔软土地。

斯托颂谷地是海潮贤者的古老家园，他们是掌控风与水的法师，世代保护着船只和水手。这座小村庄临近波光粼粼的大海，而它的美不同于那些拥有强大魔法的纪念碑。在这里，你仿佛置身于库尔提拉斯的面包箱里，带着盐花的微风吹过大麦和小麦，这里的魔法是水和风车，后者从早到晚都吱吱作响，将元素转化为能量，为普通人提供食物和庇护。磨坊发出悦耳的声音，仿佛在歌颂着全新的开始。

下方海浪隆隆，他的物品就打包掩埋在附近的洞穴里，意味着过往的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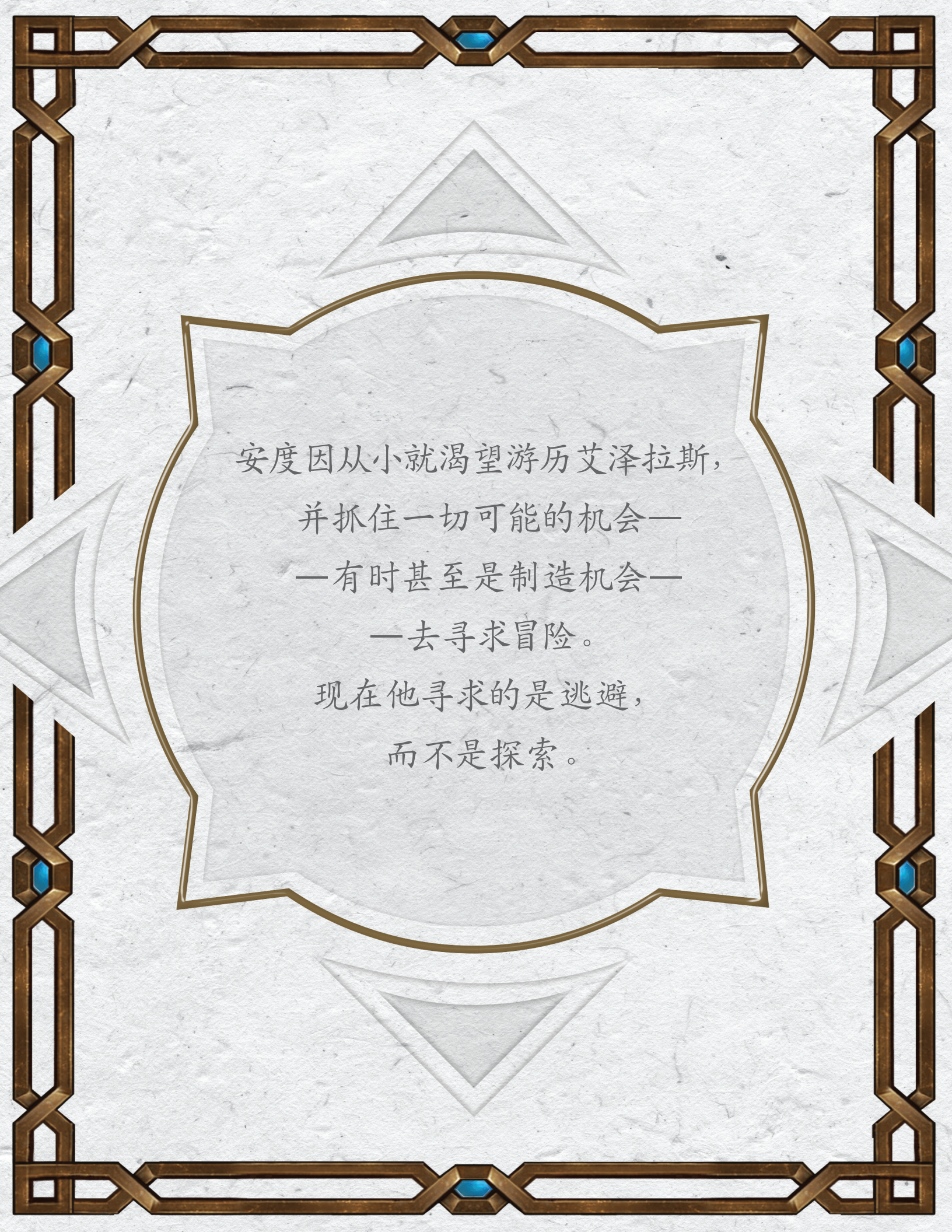
安度因·乌瑞恩近日的流浪并没有让他找到平静。他明白他是在努力洗刷自己，净化自己的思想与灵魂，在风景中反省自己的苦难，燃尽自己的罪孽。

我的朋友……都差点被我亲手……他们相信我是无辜的。可我不这么觉得。

忏悔多年后，他依然这么觉得。

这双手曾感受圣光的温暖，治愈了肉体 and 心灵，保护了一个王国，一个世界。现在这双手弯曲紧绷，他和他的双手都焦虑地保持忙碌。

安度因从小就渴望游历艾泽拉斯，并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有时甚至是制造机会——去寻求冒险。现在他寻求的是逃避，而不是探索。他孤身一人，漂泊在外，挣到手的钱只够换来一天的饭食和栖身之地，即使睡觉能给予的慰藉也如此反复无常。安度因经常从沉睡中尖叫着惊醒，他得不到真正的休息，甚至得不到简单的遗忘。



安度因从小就渴望游历艾泽拉斯，  
并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  
有时甚至是制造机会——  
去寻求冒险。  
现在他寻求的是逃避，  
而不是探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清醒的大脑是更好的朋友。安度因深知自己曾踏足许多地方，但这些地方只给他留下了记忆的片段。有时，他的大脑又会将这些记忆还原出来，在那些瞬间，他似乎重温了不愿回忆的往事，而这种回忆比最初的伤痕更加可怕。

改变环境、学习新知识，二者对他均有帮助。心中的恶魔比真正的恶魔还要可怕，他要让双手忙碌起来，和那个恶魔玩捉迷藏。先去一个地方，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

在前往库尔提拉斯的船上，安度因依然独来独往。他一直待在自己的船舱里，只有感觉船舱的墙壁紧闭，空气中弥漫着自己的恐惧和酸臭的汗味时，他才会走上甲板。他静静地观察水手们打绳结，然后自己也打了一个结——这是他此行学会的一项技能。船靠岸之后，安度因溜进了一家酒馆的阴暗角落，点了一碗炖菜。

他不是那种举杯浇愁的人。他承认，一想到只要喝下足够多的酒，多到可以淹没那些梦境，可以不再梦到自己的身体违背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双手不再缠绕着父亲腐朽的剑柄——他就能感受到买醉的诱惑。但他深知，比带着这些回忆更糟糕的，就是让自己失去控制。

安度因只是吃饭果腹，并没有细致品尝。他听着消息、闲话以及哪里有谁缺人干活，他听到斯托颂谷地大丰收，正缺少帮助收割、照料土地或碾磨谷物的壮汉。

从伯拉勒斯到斯托颂谷地的长途跋涉让他平静了下来，每走一步都让他从港口的喧嚣走入大海的韵律，静谧又稳定。

“我最喜欢这里的景致，”身后传来了话语。

安度因随即转身，伸手去摸那把已经不存在的剑，毕竟它已经被安全地藏匿在他脚下的洞穴中。那把悬在他心头的剑。看到他惊愕的样子，这位中年男子举起一只手，露出安慰的微笑。他有一双明亮的蓝色眼睛，所剩无几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抱歉，看来即便腿成了这副德行，我还是能悄无声息地移动。”他比划了一个手势，安度因见那人拄着一根拐杖，蹒跚而行，看出得他的腿部曾经历过严重骨折，而且至今还没有痊愈。

我能帮他，他心里想道，但是又记起那样的时光早已远去。

那男人继续说道：“我就是在这里向我妻子求婚的。去参加第四次大战之前，我在这里看了最后一次日落，而在我回家之后，我又在这里看了第一次日落。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一样……”他叹了口气，沉默不语。安度因很高兴这位陌生人并没有把话说完。“唔，心总会渴求平静，还有简单的美，有些东西会成长、变化，有些东西则不会。忘了说了，我叫罗德里克·菲尔顿。”

“杰瑞克。”安度因年轻时曾用这个化名逃避责任，而他现在要逃避的东西则黑暗得多。“我在找活儿干。”

“我在找帮手。你能干什么呢，杰瑞克？”这个不经意的提问让安度因始料不及，一时间他竟有些喘不过气来。

好像是某种召唤。

他想起了作为牧师学徒的时光，想到了艾尔琳·石手，这位年轻的铁炉堡战士曾被派来指导他学习剑术。她曾经发誓要给他打造出“矮人的脾气”，但后来意识到这位王子根本不适合制造痛苦，也不会伤害别人。艾尔琳相信安度因应该在侍奉圣光的过程中茁壮成长。麦格尼·铜须也这么觉得。

曾经安度因也深信不疑。因为他总会被圣光带来的宁静所吸引。还有那份静谧。

我一生都在追求宁静，他心想。可是终我一生，始终未享片刻安宁。海边的田野，开阔的天空，广袤的土地，艰苦的体力劳动。也许这片土地，这份工作，可以带来宁静。

圣光亦知晓，其余均不可为。

安度因意识到自己已然神游他处，而罗德里克正在等待他的答复。“我什么活儿都能干，”他说道。在罗德里克疑惑的目光中，他又补充道：“我学得很快，我很强壮，我会努力工作的。”

罗德里克打量着安度因破旧的斗篷和沾满泥土的靴子，又看了看他蓬乱的胡须和肮脏的头发。“看起来你走了不少路啊，孩子。你是从哪儿来的？”

安度因勃然大怒，忽然警惕起来。“这有什么关系？”

罗德里克盯着他，端详许久。“你好像有点不安，”罗德里克评价道。“肚子也很饿，这样做出决定可不妙。给，这个也许能帮上忙。”他从包里掏出来一块面包。

安度因接了过来。这块面包还是热的，飘出的香味让他的肚子咕咕乱叫。罗德里克朝遍布各地的风车点了点头。风车的风扇吱吱作响地转动着，而在不远处还有一座孤独的水磨坊。一条河道将河水引向一个巨大的车轮。旁边堆满了一袋袋等待研磨的小麦和大麦，小鸡正埋头啄食散落的谷粒。不远处有一栋欢乐的农家小屋，一匹马、一只山羊和山羊崽子正在附近的草地上吃草。

“那座水磨坊是我的。你可以得到许多面包和羊奶，要是能赶跑狐狸，还会有鸡蛋。我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让你努力地工作，也会给你合理的报酬。当然，你需要训练，不过如果你学得快，应该不会花很长时间。在那之后，我会每周来一两次，带上一些补给品。”

罗德里克向安度因详细介绍了工作的职责：检查磨石、将谷物磨成面粉、维护机器、接受订单——

“等等，”安度因打断了他，他的喉咙发紧，感觉自己还没有弄明白。“农民们会把谷物带来这里？有多少？频率呢？”

他能听到自己激动的声音，也感到自己的手心开始冒汗。他寻求的是与世隔绝，但看起来情况似乎恰恰相反。安度因感觉自己心中的门正在一扇一扇地被关上。这里看似令人愉快，但终究没有答案。

“噢，我以前经常被打扰，不过战后我就举家搬到了城里。我的妻子做烘焙，然后我做些无聊的工作，处理订单。我把费劲的活儿都交给年轻力壮的了。”罗德里克沮丧地笑了笑。“理论上是个好主意，但时间一长就留不住人了。我听说他们说，这活儿太寂寞了——”

“那我做。”



正如罗德里克提醒的那样，这项工作需要训练——而且相当多。这位比安度因年长的男人教了他如何“听出”磨坊的声音，辨别是不是出了问题，如何修理这台复杂的机器；还有如何用这位磨坊主的“经验法则”（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触感），检验面粉研磨的程度，以及如何检查磨石。又教了他如何挤羊奶，如何给马备鞍，如何用陷阱逮住侵扰小鸡的狐狸。

安度因也身心投入地去学。罗德里克越早认为这位新人已经准备好了，安度因就能越早自己独处。除了提问或回答问题，安度因一直沉默不语，但罗德里克似乎并不介意。他经常和安度因亲切地谈心，主要是说他的家庭：他的妻子薇拉，她不仅管理着烘焙店，自己也是烘焙师；他们的儿子本，比安度因小十岁；还有他们的女儿莘达。

“她虽然还是个孩子，但比我认识的大多数成年人都聪明。这点是遗传的她妈妈。”这位父亲面露微笑，满眼骄傲。

安度因还是没说话。他的家庭和罗德里克的毫无相似之处。在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死于暴力；他的父亲对他严格而冷漠，不过也已经逝世多年。而当罗德里克谈到他在第四次战争中服役的事情，安度因更加退缩了。

“战争开始之前，库尔提拉斯的职业士兵并不多，”罗德里克说道，安度因则在用手指筛出各种磨碎的面粉。”大多数人都是应召入伍，对战争所用的武器一无所知。我们是农民、磨坊主、养蜂人。你真该看看我第一次拿剑的样子！”他笑了笑，突然又变得严肃起来，眼色阴沉。“不过我学会了如何熟练地使用它。”

安度因呼吸急促，心跳加速。

裹着白布的尸体，躺在港口饱经风霜的木板上。几位可怜的士兵身穿盔甲，等待登船……吉恩说道：“这是最后一批士兵了。后面就得征召农民了。”

“杰瑞克？”

“抱-抱歉。”安度因结结巴巴地说道，眼睛盯着紧紧攥住一撮面粉的手。他只感觉肺部瞬间闷得难受，渴望呼吸新鲜的空气，于是让面粉掉在地上，嘟囔着找了个借口，快步走出磨坊。



训练结束后，安度因每天的工作就是吊起麻袋、把谷物倒入料斗、将面粉装进袋子、维护设备和照料牲畜，非常简单。每隔一小时，水车就会发出有节奏地发出舒缓的哗哗声。

罗德里克的清单上安度因唯一没完成的工作就是给狐狸设陷阱。目前为止，狐狸还没有对小鸡下手，而且安度因也根本不喜欢杀生，更别说因为它可能要做的事情置它于死地了。他还意识到自己不可能一直盯着这些小鸡，而且狐狸有时也会在白天活动。

起初，安度因只在黄昏时分听到狐狸尖锐的叫声。后来，安度因经常在夜里外出观星，他会看到火光之外有一个朦胧的身影，一双发光的眼睛正打量着它，没有丝毫恐惧。一天晚上，安度因一时兴起，从烤肉的串子上切下了一块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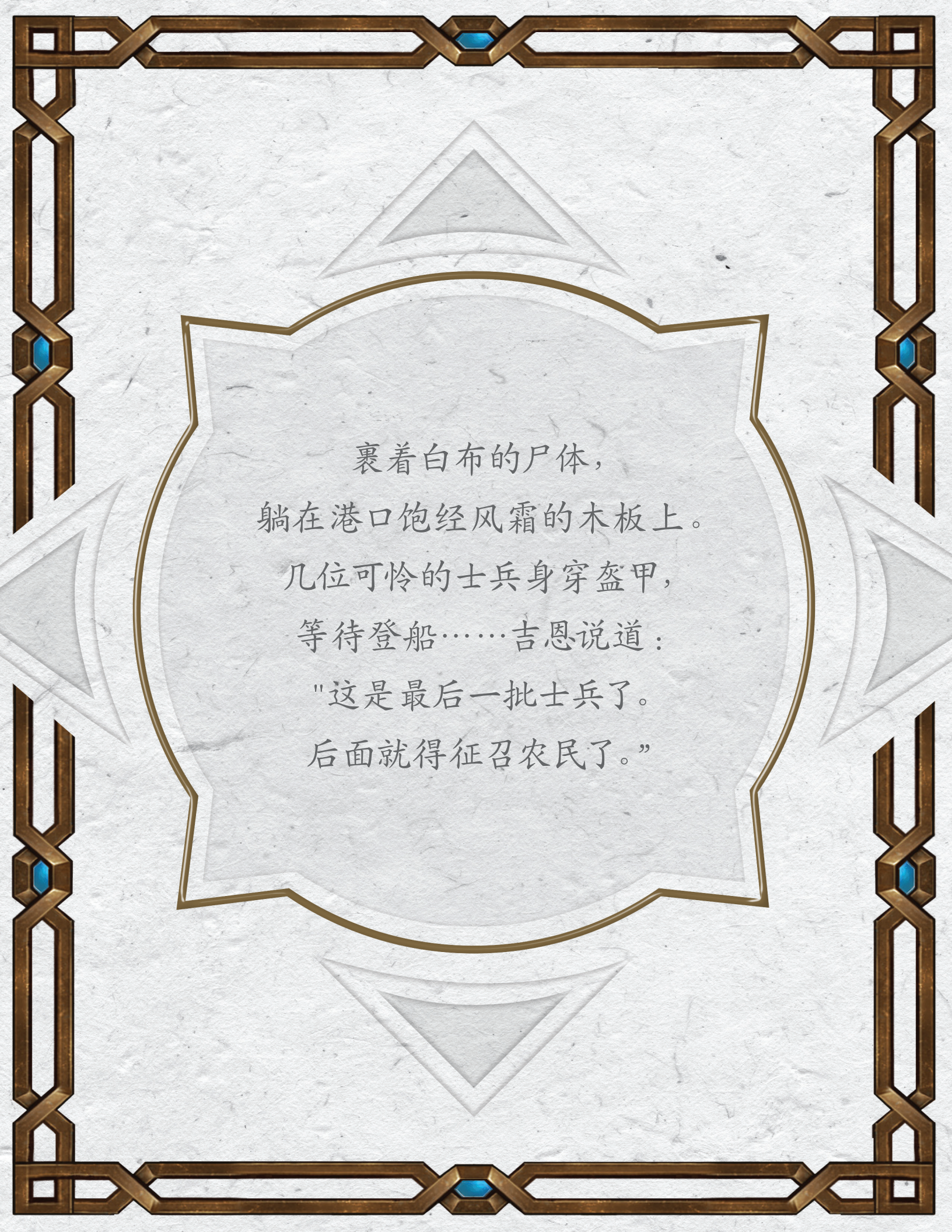
“嘿，狐狸，”他叫道，把肉扔给了狐狸。它慌忙躲开了，但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它大口地吞下肉块，然后飞快地跑开了。

不过，第二天晚上狐狸又回来了。它优雅地坐在那里，前爪并拢，毛茸茸的尾巴卷在前爪上，好像在做自己介绍。

“我不该喂你，狐狸。”安度因说道。它竖起耳朵，仿佛在听他说话。安度因听到自己的声音竟有些陌生。他在面对罗德里克时会尽量少说话，不然就是保持沉默。

一条粉红色的舌头伸了出来，舔了舔满是污渍的黑色嘴唇。





裹着白布的尸体，  
躺在港口饱经风霜的木板上。  
几位可怜的士兵身穿盔甲，  
等待登船……吉恩说道：  
“这是最后一批士兵了。  
后面就得征召农民了。”

我真不该喂你，安度因暗想，但他确实喂了，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体力劳动、孤独又简单的任务，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下，他的噩梦稍有缓解，但并没有消失。没有羞愧，也没有懊悔和自责的沟壑。他时常感到有一种无形的重量，它就像磨石一样沉重，并且同样能够压垮他。不，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么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做下去，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

让双手保持忙碌。

安度因期待的是那些劳累到无力做梦的夜晚。梦境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总有一条不变的主线——暴力。他的暴力。在这样的梦境中，安度因总是无能为力，和他犯下暴行时如出一辙。有时梦境会以倒叙的形式出现，让他瘫痪在过去和当下之间的可怕状态之中。

这些梦境惊心动魄，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也让他愧疚不已。可如果不是梦境，情况只会更为糟糕。



咔。

斧头深深地砍进木头里，然后随着安度因熟练而有节奏的动作，木头被清脆地劈开。劈下去。调整姿势。劈下去。调整姿势。再拿一根木头。

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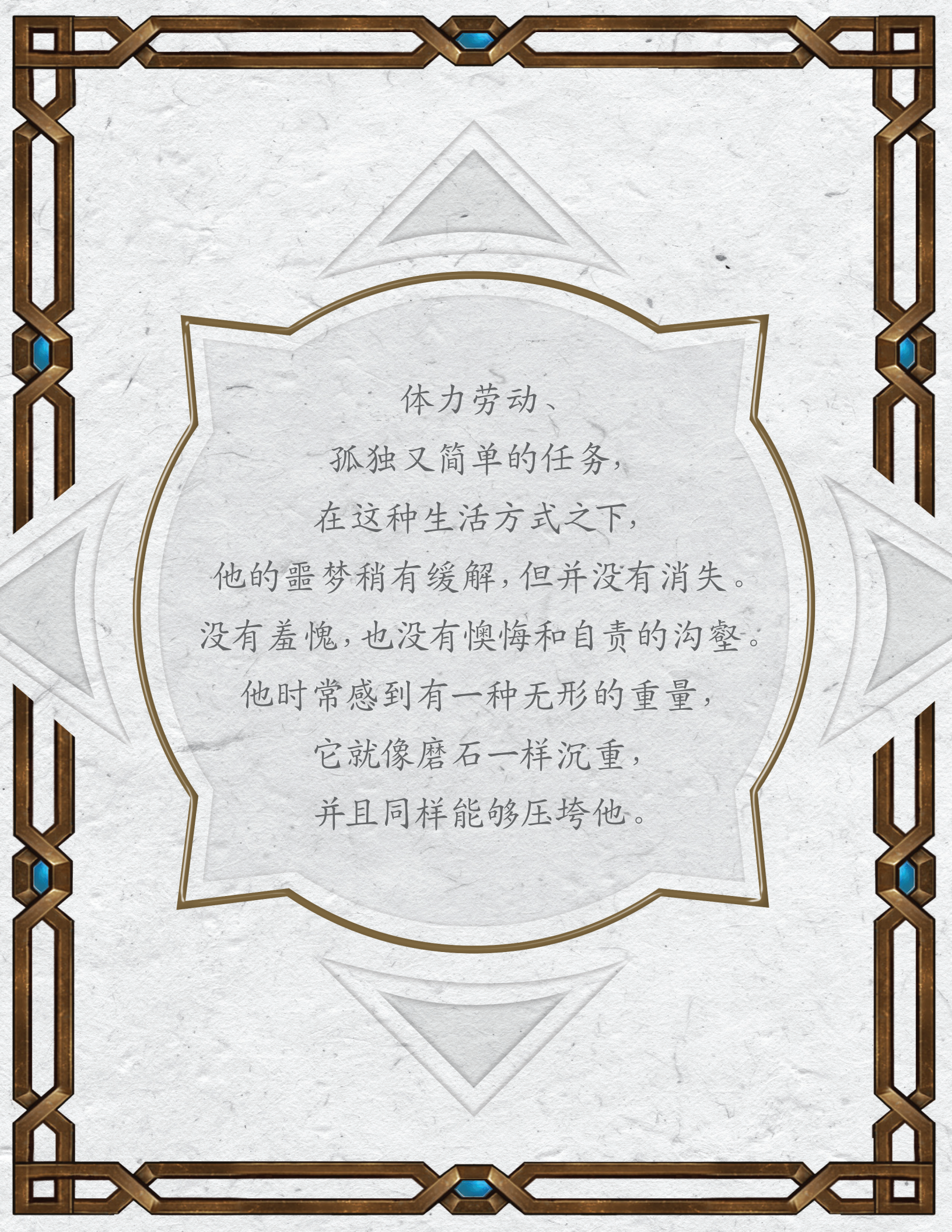
劈下去。

娇小的身形，薄薄的翅膀，如此脆弱不堪，瞪大的眼睛，因恐惧而睁得更大——调整姿势。

咔。

那把剑，就像他父亲拳头里攥着的那把剑，但它扭曲了，被亵渎了，发出的光芒不是红色，不是金色，而是蓝色——感觉漂亮极了，不是吗？插进去，锯齿状的刀刃刺入身体，抽出时又将血肉锯开，瞪大的眼睛茫然无措，尖叫，音乐般的尖叫声，令人厌恶的尖叫声——

安度因踉跄后退，喉咙生疼，张嘴大口喘着粗气。脚边的木头不是简单被劈开，而是被切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柴火。他的手仍然紧握着斧柄，疼痛难忍，指关节发白，他丢掉斧头，仿佛这把斧头烫伤了他。它无害地落在泥土里，但安度因在把它丢弃之前连看都没看一眼。



体力劳动、  
孤独又简单的任务，  
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下，  
他的噩梦稍有缓解，但并没有消失。  
没有羞愧，也没有懊悔和自责的沟壑。  
他时常感到有一种无形的重量，  
它就像磨石一样沉重，  
并且同样能够压垮他。

他感到双腿发软，跪倒在地，颤抖的双手放在肥沃的土地上。他不值得信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失去控制。

那些想法，就像感知到弱者的捕食者一样，钻进了他的脑海。如果我呼唤圣光，可它不作回应呢？他毫无感觉，连一丝征兆也没有。圣光治愈了他的骨头，其中的疼痛已经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受到指引的希望。

到底是谁——是典狱长、碎片中的灵魂、还是我——感受到了那种可怕而兴奋的快感？也许我夺去生命时会感到愉悦？

安度因将手指深深地插入肥沃的土地，用尽全力站稳了脚跟，慢慢地做了几次深呼吸。幸运的是，这种清醒的噩梦出现的次数比梦中的噩梦更少；而在晚上，他伤害别人的机会也更少。他刚才就非常幸运。他也许会摧毁一栋房子，杀死牲畜，或者更糟。罗德里克今天没来。如果他选择在刚才安度因恍惚之时现身，并且又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安度因身边，那会怎么样呢？

安度因站起身来，大口喝着水袋里的水，然后又擦了擦脸。他朝路边看了一眼，露出了痛苦的表情。罗德里克正带着安度因一周两次的补给品走来。没有异常，只是天空已经变成了淡紫色。

安度因冲洗了一下自己的手和脸，挺直了身子，希望自己看起来没那么心烦意乱。他要尽快应付过去。

“你比平时晚了，”他边说边卸下马车上的东西。“你不会赶不上晚饭吗？”

“今晚不会。”罗德里克向他投去一个不怀好意的微笑，然后小心翼翼地爬下了车。“希望你饿了。我年轻的朋友，今晚我们可以一起品尝薇拉·菲尔顿举世闻名的春日蔬菜汤和浆果派。”

“不，不用了，我不需要——”

罗德里克一瘸一拐地走到安度因面前。“这些可都是新出炉的，还不到一个小时。你不会打算让我回家告诉薇拉，我没让你吃饭吧？”

当然，此刻除了默许，没有其他答案。在安度因收拾补给品时，罗德里克开始在小屋里生火。

“不，”安度因说道。他现在不想待在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在外面吃吧。”

片刻停顿之后，罗德里克点了点头，转而走向火坑。安度因走出磨坊时，罗德里克叫住了他。“你可得把那个陷阱弄好。”

“没事的，”安度因说道。“那狐狸没什么。”就好像是为了印证他的话，那只狐狸嘤嘤叫着，一路小跑到他身边。虽然它还不愿意让人抚摸，但自从安度因开始在早晨给它喂食之后，这只狐狸就在白天跟着安度因到处跑了。“它会在磨坊里抓老鼠，并没有打小鸡的主意。”

“早晚会的。”罗德里克嘟囔道。“它有名字吗？”“没有。”

名字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感情，意味着联系。安度因不会给这只狐狸起名字。磨坊主把一口小锅架在火上，接着打开装着面包和奶酪的包裹。然后，正如安度因所料，他开始侃侃而谈。先是说面包——说它与众不同，还加了草药。这是薇拉在尝试新配方，毕竟几个星期以后就是收获节了。

罗德里克还是和平常一样谈天说地，但是安度因感觉他今晚有点……不对劲。他亲切的态度显得有些勉强。两人吃东西时都沉默不语，可当安度因又舀一勺时，罗德里克问了一个没有恶意但却让人无比痛苦的问题。

“你……参加过那场战争吗？”

安度因愣住了，使劲地咽了口唾沫。当然，他参加过那场战争。从许多方面来说，安度因觉得自己成为了那场战争。他说不出话，只是点点头。

“我不是说它不值得我们为之而战。但即便是值得为之奋战的战争，也会付出代价。有些人甚至事后才知道自己已经付出了代价。有些人还在付出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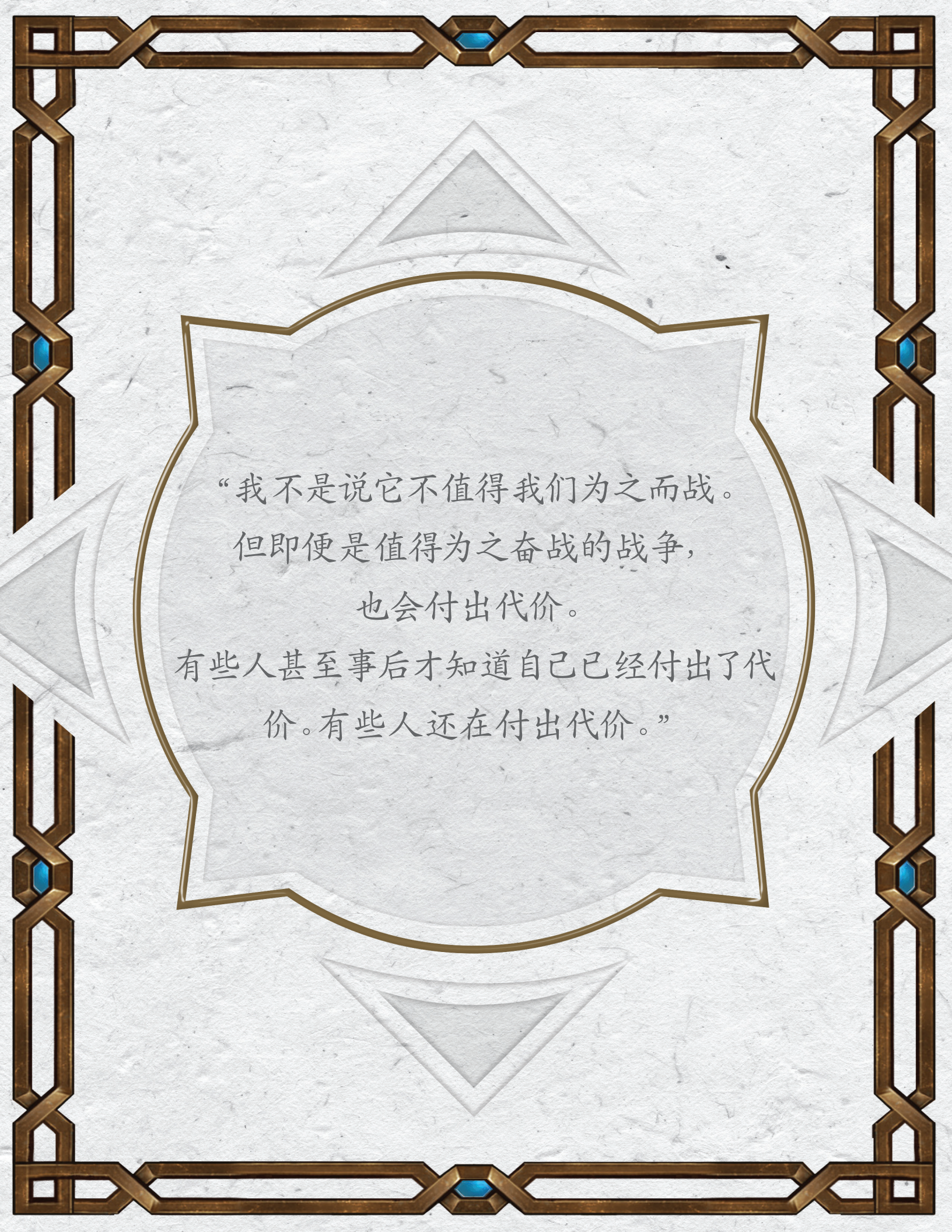
安度因盯着自己腿上逐渐变冷的碗。刚才他还很饿，可现在，食物在他的胃里沉得像石头。他开始冒冷汗。

“不要因为所思所想干扰了你的……行为。就像烧到外面的火。曾几何时，我也无法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虽然现在我也不喜欢，但好多了。”他深吸一口气，屏住，然后缓缓吐出。“这样呼吸很有帮助。活动一下身体也行。”

他的身体会活动，只是不受他意志的驱使。安度因做了一次深呼吸。

“我们在营火旁遭遇了伏击。我的三个朋友忽然就中了箭。我们在黑暗中搏斗，那东西可比我们大多了。谁胆敢对抗那个——”罗德里克停顿片刻。即便在火光下，他依然显得脸色苍白，浑身颤抖。“我们逃跑。我们逃命。我知道我必须逃命。但是我不应该丢下其他人。我……有时还会做梦。”

王之哀伤闪烁着冰蓝色的光芒，仁慈的回忆撕开了一道口子，安度因也因此得以看到、理解——他的手握住剑柄，剑刃之下抽出了那枚印记——



“我不是说它不值得我们为之而战。  
但即便是值得为之奋战的战争，  
也会付出代价。

有些人甚至事后才知道自己已经付出了代  
价。有些人还在付出代价。”

“过了很久我才和薇拉说——”

安度因猛地站了起来，碗从他腿上掉了下来。“你快回去吧，不早了。”他说道，声音断断续续。他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了，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奔跑，就和跟在他后面的狐狸一样。他是在逃避罗德里克的痛苦和真相——还有他自己的。



两周以后。安度因把几包面粉都搬上了卡车。罗德里克说道：“明天就是收获节了，薇拉做了一道特别的点心。从油里捞出来，裹上糖，热气腾腾地端上桌。”

安度因知道那道点心。突然，他好像闻到了油和糖的香味，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瓦里安，国王，父亲，他粗壮有力的大手上沾满了甜甜的面粉。“你可以舔舔手指，儿子。正式的晚宴才讲礼节，节日不用。”他的舌头尝到了美味，耳边是欢笑和音乐——

罗德里克肯定看到了他忽然往后缩了一下。“你可以不来，当然，我们欢迎你  
来。”

“再看吧。”安度因恢复过来。两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马车已经准备就绪，但坐在前座的罗德里克并没有拍打缰绳示意马儿出发。安度因紧张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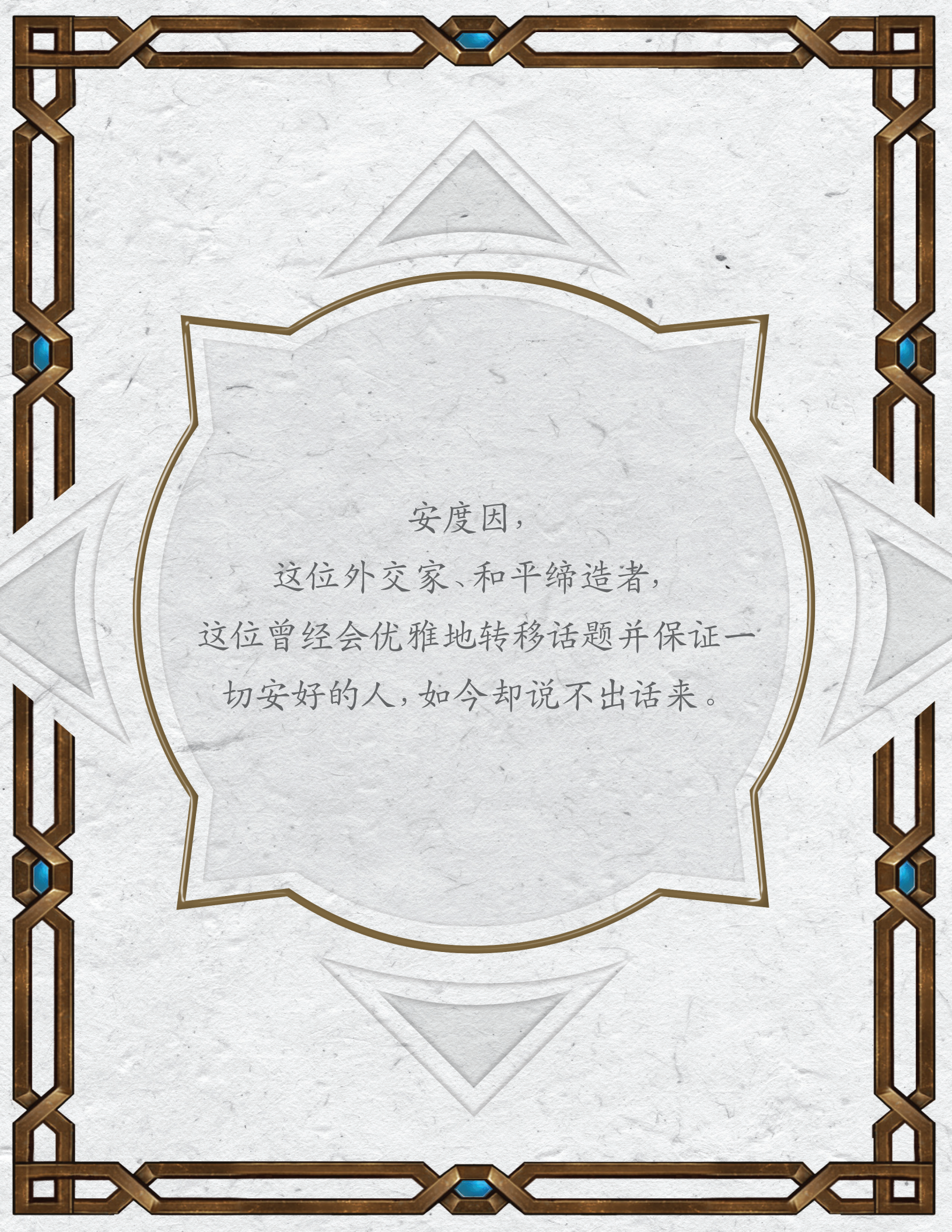
“杰瑞克……我们上一次的谈话……”

安度因羞愧难当。“抱歉，我——” “不不，是我抱歉。是我的错。”

安度因很是迷惑，沉默不语。罗德里克悲伤地摇了摇头，头上的头发已经日渐稀疏。“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杰瑞克。那是当你发脾气、喘不上气，或者只是想让我离开的时候，那是当你颤抖流汗，似乎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的时候。我想让你知道，我不会因为战争，或其他任何事情对任何人造成的伤害，而对他们妄加评论，所以我告诉你我的故事。不管怎么说，还是说了一部分。然后不经意间就勾起了你的回忆。”

安度因，这位外交家、和平缔造者，这位曾经会优雅地转移话题并保证一切安好的人，如今却说不出话来。

罗德里克拿出一张叠好的羊皮纸。“我写了一些对自己经历的想法。我得到的某些教训也许能帮助你。不是让你必须要看，你也不用说什么。但是如果你愿看愿讲——可以来找我。”



安度因，  
这位外交家、和平缔造者，  
这位曾经会优雅地转移话题并保证一  
切安好的人，如今却说不出话来。



安度因咽了口唾沫。他走上前去，警惕又谨慎，就像那只狐狸一开始那样。当他接过羊皮纸时，羊皮纸发出了轻微的噼啪声。

罗德里克明显放松了下来，向他露出轻松的笑容。“我会让薇拉给你留一些点心。”他砸着嘴说道。马儿吐了口气，甩了甩鬃毛，开始沿着道路跑起来。

安度因看了看那封信，但并没有读就放进了口袋，然后提起了一袋谷物。



第二天的天气非常适合举办秋日的收获节，清爽又明亮，温暖的阳光驱散了预示着严冬将至的丝丝寒意。早上的大多时间里，安度因都在磨坊里摆动设备。他终于弄完了，走到了磨坊外面。

远处黑烟滚滚，淡淡的烟雾污染了天空。节日。罗德里克。一种深层的本能——伸出援手——驱使安度因立马做出了接下来的动作，在他自己都还没完全意识到在做什么，就已经跳上了马车前惊愕的马匹，催促它加速前进。

冲向他的朋友——还有他的家人。安度因已经做好了要应对混乱场面的准备。罗德里克之前提到了热油，肯定是发生了意外，所以火势就从临时的炉灶蔓延开来。安度因可以、也愿意帮忙。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地狱之火遍地肆虐。透过浓烟的缝隙，安度因看到一些庆典的建筑已经被烧毁，另一些则是濒临倒塌的火红骨架。他瞪大了眼睛，呆若木鸡，几乎恍惚失神，看着斯托颂家族的一面旗帜卷起扭曲，在火焰的舔舐下逐渐变得漆黑。

安度因意识到，地上的那些都是尸体。一具就在那里，已经被烧得焦黑，一旁的烤肉无人看管，长时间的炙烤让它劈啪作响。安度因的左侧传来了尖叫声，两个人影从黑烟中走了出来，身上盖着一条毯子。

在暴风城中安然地等待、观望，而世界之树正在熊熊燃烧，人山人海蜂拥逃入为数不多的传送门——

安度因大惊失色，大叫一声，惊恐的马儿猛地一跃，将他扔倒在地。他的头撞到了某个坚硬的东西上。刹那间一切都变为白色，然后化为闪烁的光芒，就像点点星光。安度因想要站起身来，但却天旋地转。他再也看不到那两个人影了，但第三个人影跌跌撞

撞地从笼罩的烟雾中走了出来。安度因好像看到她身后有人，只看到一眼又迅速消失了。也许那个人并不存在。女人紧紧抱着一个婴儿，尽力将其护住——

王后生下的孩子被带到女祭司那里，最后的幸存者——

那个女人像石头一样倒了下去。婴儿在啼哭、咳嗽。更多呼喊。笑声。尖叫。

他脑袋里的疼痛宛如雷霆万钧。安度因用手拍打着耳朵，手指上沾满了鲜血。他疯狂地环顾四周，试图集中注意力，但却失败了，猛烈的咳嗽加剧了他的痛苦，血腥味和屠杀的嘈杂声让他的心脏砰砰直跳。

眼里的星光开始暗淡下来，安度因瞥见在贪婪的火焰触及不到的地方，满载食物和补给品的马车正在等待着。车夫们终于让发狂的马匹抓住了狂奔的机会，马车也随之失控。几个掠夺者在烟雾中徘徊，几乎看不见他们的样子，他们还想更加尽兴，然后——

罗德里克。

安度因剧烈地颤抖起来。他的四肢挣扎着，完全不听使唤，当他试图站起身来，感觉随时可能昏死过去。于是他紧贴着地面爬行，努力去呼吸。他内心在疯狂地呐喊，*快跑！快跑！*

但他咬紧牙关，忍住不去尖叫，强迫自己继续前进。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更多的人从火光中走了出来。有些人跌跌撞撞，好像有人从后面推了他们一把。他们还活着？烟尘、浓烟和泪水刺痛了安度因的眼睛，他为此感到庆幸，庆幸痛苦和模糊让他看不清大火给这些人带来了怎样的恐怖。

那个孩子还在哭泣、咳嗽，只见有人冲了过来，抱起孩子逃走了。又一个身影从滚滚黑烟中出现，他被烧伤了，但不像其他人那么严重。他的样子——他——挪动右腿的样子……

“罗德里克！”安度因想要大喊，但发出的声音支离破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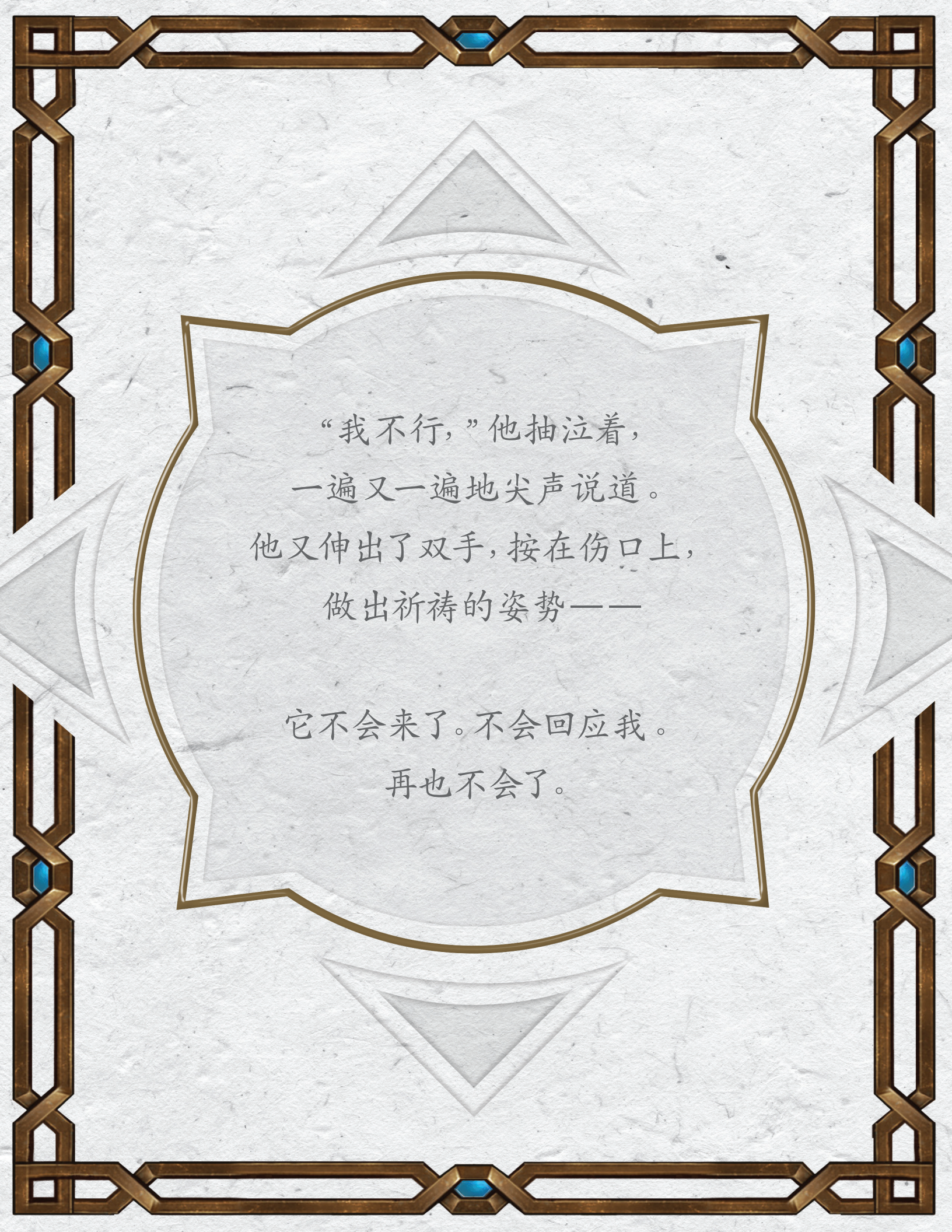
*为时未晚，我可以帮他。我——*

罗德里克瘫倒在地。

安度因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穿过中间这段距离，来到了倒下的朋友身边。之后他只记得，自己跪在磨坊主的身边，凝视着那被熏黑的肉体，看着满是烟尘的脸上那双蓝眼睛，看着自己手指间涌出的鲜血，他按住伤口，呼唤——

他喘着粗气，把手缩了回来，全身都在颤抖。他无法帮助罗德里克。现在不行。

安度因，想想办法。做点什么——



“我不行，”他抽泣着，  
一遍又一遍地尖声说道。  
他又伸出了双手，按在伤口上，  
做出祈祷的姿势——

它不会来了。不会回应我。  
再也不会了。

“我不行，”他抽泣着，一遍又一遍地尖声说道。他又伸出了双手，按在伤口上，做出祈祷的姿势——

它不会来了。不会回应我。再也不会了。

他再次收回了无用的双手，握成拳头，用愤怒、无助和厌恶集聚的全部力量捶打自己的大腿。“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一声低语。“没关系……”

安度因摇了摇。罗德里克的手忽然抽搐了一下，安度因马上握住了他的手，

当他触碰到罗德里克的手时哭出了声，心也跟着撕裂了。这个垂死之人把手握得更紧了。“家人……在城里——”一阵剧烈的咳嗽从他口中迸出，鲜血和灰烬几乎要把他撕成碎片。罗德里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出了话。安度因安慰着他，至少能让他在最后的时刻得到安宁。

“我会照顾他们的，”安度因说道。“我会的，我保证……”

罗德里克听到了他的话。他紧绷的、饱受折磨的身体舒缓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离开了人世。



本·菲尔顿遗传了他父亲的眼睛。此外，还继承了他父亲的老式手枪，现在正瞄准着站在门口的陌生人。

安度因举起双手，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呈现的样子：他的衣物已经被灰烬弄脏，又被鲜血打湿。还是罗德里克的血。在敲开费尔顿家的门之前，他用一条烧焦的毯子裹住了罗德里克的尸体，并把他轻轻地放了下来。

“我叫杰瑞克。磨坊里的。”

好在本知道这个名字，放下了手枪。他的身上也有烧痕，一只胳膊被轻微烧伤，衬衫也被烧焦。他们肯定是先逃走了，而罗德里克则负责断后。

“罗德里？”

一个女人冲了上来，从他身边望过去，希望能看到爱人的脸。薇拉。她的黑发已经染上灰色，但安度因注意到她的脸上并没有明显的皱纹……直到她的目光落在丈夫的身上。意识到现实的悲伤在她的脸上蔓延开来，那份痛苦使她迅速衰老，脸上的光芒也黯淡下来，她在尸体旁坐下，将一只手放在毫无生气的尸体上，低下了头。

有那么一瞬间，安度因觉得自己也撑不住了。但他知道，如果自己没撑住，他内心的某些东西就会像庆典上燃烧的建筑一样轰然倒塌，陷入火海，无法修复。

“谢谢你，孩子。”薇拉的声音在颤抖，但语气和蔼。“感谢你把他送来。他……保证过会回家的。”

“为什么他不让我和他一起去？”本的语气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怒。

“他想我们平安无事。”

“我们本可以都平安无事，但是他必须去——”本皱起眉头，转过身去。罗德里克，那位曾在营火边被伏击的士兵。而这次，他选择不抛弃任何人。

安度因听到一阵由小脚发出的急促的跑动声，一个小女孩出现在门口。她的发辫上插着已然凋谢的宁神花，满是烟灰的脸上只有泪水流过的地方还是干净的。

“爸爸？”

“噢，莘达，亲爱的，不……”

我辜负了你。辜负了所有人。

安度因已经摇摇欲坠。



罗德里克希望自己能葬在悬崖附近，多年前他和薇拉在这里许下誓言，那时他们只比本大一点。

安度因要亲手挖好坟墓；没必要麻烦别人，而且他也想这么做。

他一边挖着，一边想起自己的东西，它们远在他要挖走的六英尺土层之下。他永远不会知道圣光是否会拯救罗德里克了，只能带着他不敢提出的问题继续活下去。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帮助那家人，他都会去做，但有一点除外：他不会去参加葬礼。他无法靠近任何可以使用圣光的人。现在不行。也许以后也不行。

那一天，安度因在外散步。那只狐狸跟着他，就像是他小小的影子。直到黄昏时分他才回来，确保所有人都早已离开。令他惊讶的是，小屋的门口放着一个盒子。一张小羊皮纸上写着：给你的，杰瑞克。谢谢你。盒子里装满了面包、奶酪、蔬菜和一些用蜡布包好的肉——甚至还有给狐狸吃的下脚料。

他拿起一小片肉。“嘿，狐狸。”他说道，然后把肉喂给了狐狸。

倒是这张羊皮纸，让安度因想起了罗德里克之前留给他的那张，他现在才想起来。他拿起那张羊皮纸，看了一会儿。

杰瑞克：

我俩都熟知战争。它也影响了你。你有什么样的感受都是人之常情。愤怒、悲伤、恐惧……这些我都感受过，还有其它的。

我知道，你比你自己的更优秀。很显然，你对磨坊的工作很上心。从你善待那只狐狸的样子，我看到了耐心和优秀的品质。如果一个人愿意花时间去善待动物，尤其是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真是十分难得。不管他自己怎么想，他依然心地善良。

和薇拉谈心对我很有帮助，我希望和你谈心也能帮助你。如果没有，希望有一天你能找到自己信任的人。因为如果你一直用锅盖盖住一锅沸水，就会有人受伤，而受伤的可能不是你。

我的结论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做可怕的事情。有时候可怕的事情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它不会让我们变成坏人，但我们也不能永远逃避。如果此刻你还不相信自己的价值，那就去找一个相信你价值的人。那个人会为你保留那份相信，直到你也准备好面对它。

而当黑暗抓住了你，让你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摆脱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每天都有机会和选择，直视黑暗，说它只是个骗子。有些时候，你无法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有些时候，也许你可以。

多吃点薇拉做的美食。去海里游游泳，好好休息，好好工作。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尽你所能，多做一点好事。哪天来和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吧。



本想接替父亲的任务，把谷物运到磨坊的任务，但安度因不同意。现在他会自己来城里拿补给。这是他能为他们做的小事。为了罗德里克。

安度因第一次进城时，薇拉坚持让他到烘焙店里来喝口茶，吃点小点心。她想让他明白发生了什么。她说，这里的富饶已经传到了掠夺者的耳朵里。

“船上的鼠辈。跟你说，杰瑞克，在海面上航行的怪物可比深海里的残忍多了。罗德里

先用马车把我们送回了家，然后就回去救人了。他说这次他不会逃跑了。”她咬了咬嘴唇。“如果……我们真的必须失去他，我希望他可以……”

“他可以，”安度因安静地说道。“他做到了。”

他看到她的眉头轻微舒展，他知道这句话让她得到了一丝安宁。

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度因的生活节奏和方式也出现了变化。他仍然在磨坊工作，但在黄昏时分，他常常会坐在朋友的墓旁。那只狐狸会陪着他，依偎着他。有时候安度因会开口说话，仿佛罗德里克就在那里倾听。有时候是安静的忏悔，提出罗德里克永远不会回答的问题；其它时候则是愤怒的爆发，或者只是重读那封信，并记住如何呼吸。

进城的时候，他偶尔会帮助本写写字或者装卸马车。薇拉也时不时要他帮忙揉面团。过了一段时间，安度因才发现她其实一直在不声不响地教他怎么烘焙。她和本想要说罗德里克的事，安度因一开始还很抗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他很想听这些故事。大多都是些小故事——恰到好处的妙语连珠、对叛逆孩子的万分耐心，还有万圣节的装扮出了糗。只有莘达似乎不太愿意谈及她的父亲。薇拉向安度因说，她很庆幸莘达年纪还小。“思念也会少一点。”薇拉露出了苦涩的微笑。

不过安度因曾经常去暴风城的孤儿院。他会陪伴那些家园被烧毁后逃难到暴风城的难民。他很了解悲伤和内疚有很多种奇怪的表达方式，但不太确定薇拉的说法是否正确。他想要相信她是对的，但这个脆弱的希望在一个平静的早晨彻底碎裂了，同时碎裂的莘达还有抓起的茶壶，她把它扔到了石板地上。

“莘达！”薇拉喊道。“那是你父亲的结婚礼物！”

“我知道！”莘达尖叫着回应。“他都不在了，他都不在乎了，你为什么要在呢？”他不在乎我们！”她又抓起一个茶杯，把它也扔到了地上，然后灵巧地躲开了妈妈试图抓住她的手，飞快地跑到了外面。

“莘达！”薇拉一边喊一边开始追她。

“让她去吧，”安度因说道，薇拉转过身，严厉地看着他。“我知道她说的话很伤人，但是……她需要去感受这种感觉。”

薇拉的表情缓和了下来。

让两人都感到惊讶的是，安度因继续说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去世了。而……我的父亲……”他的喉咙一紧，但心中的某样东西在推动他继续说下去。

“他出了点事，我还像莘达这么大的时候，他离家远走。后来他又回来了。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我那时候还太小，很难理解那么复杂的事情。莘达会回来的，在她准备好以后，她会和你好好说的。她知道你——”爱她，他想这么说，但是没能说出口。

薇拉报以甜美的微笑。“你说的对。有时候也是当局者迷。你是个好人，杰瑞克。罗德里没有看错你。这里随时欢迎你。”

他结结巴巴地表示感谢，然后便离开了。

下次拜访的时候，他带上了那只狐狸。这只动物很胆小，但安度因知道怎么安抚它。他从桌上的碗里摘下一颗浆果，说道：“嘿，狐狸。”安度因立即得到了狐狸的注意，而浆果也快速地消失在了它的嘴里。

“我也喜欢浆果。”莘达高兴地说道，然后赶紧学着狐狸和安度因的样子，把一些浆果塞进嘴里，同时也抓了一把给那只也喜欢吃浆果的小动物。

“看来今天是做不了浆果派了，不过能看到她的笑容都值得，”薇拉微笑着说道。“过来坐会儿吧，杰瑞克。尝尝这个怎么样，里面加了蜂蜜和鲜花。”

在他的大手掌中，这块面包显得很香。很久以来，这是安度因第一次对这种味道感到真正的愉快。他两口就吃完了。薇拉眨了眨眼睛，又递给他一个。

“狐狸很喜欢你，”安度因对莘达说道。狐狸向女孩露出雪白的肚皮，邀请她揉抚。当她揉搓狐狸的肚子时，后者高兴地扭动着身子，发出高亢而尖锐的叫声。

“它在笑！”莘达边说边一起笑了起来。她咧着嘴笑着，抬起头看着安度因，笑容又变得有些忧伤。

“妈妈和我说了你爸爸妈妈的事。我很抱歉。”



安度因惊讶地看向薇拉。

“她听过以后，”薇拉说道。“就好多了。”

“我很想爸爸，”莘达说道。她还在抚摸着狐狸。“妈妈说这种想念不会消失，但会好起来的。我们还有彼此。”她看着安度因，虽然悲伤，但面带微笑。“对吗？”安度因刚想回答，忽然意识到她是在说他。

哦不，小家伙。我不行。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失望，就像对所有人那样。



时光流逝。安度因继续工作，保持双手忙忙碌碌。噩梦开始渐行渐远，越来越少。那种时而会突然降临的焦虑好像减轻了对他灵魂的控制。那些突然的回忆，那些令人心碎、宛如地狱的鲜活记忆，几乎都不再出现了。

最后，就像他早就心知肚明的，这一切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他们会死在他的手里。他的朋友。相信他的人，想要拯救他的人。他辜负的人。

烟雾弥漫，婴孩啼哭，竭力呼救——

安度因猛地起身。叫声来自那只狐狸，它一边呜咽着，一边用爪子抓着安度因。它的耳朵平贴在脑袋上。

看来是出大事了。安度因几乎用尽全身的力气摆脱了刚才的梦境，他抚摸着这只动物，一边安抚它一边起身向窗外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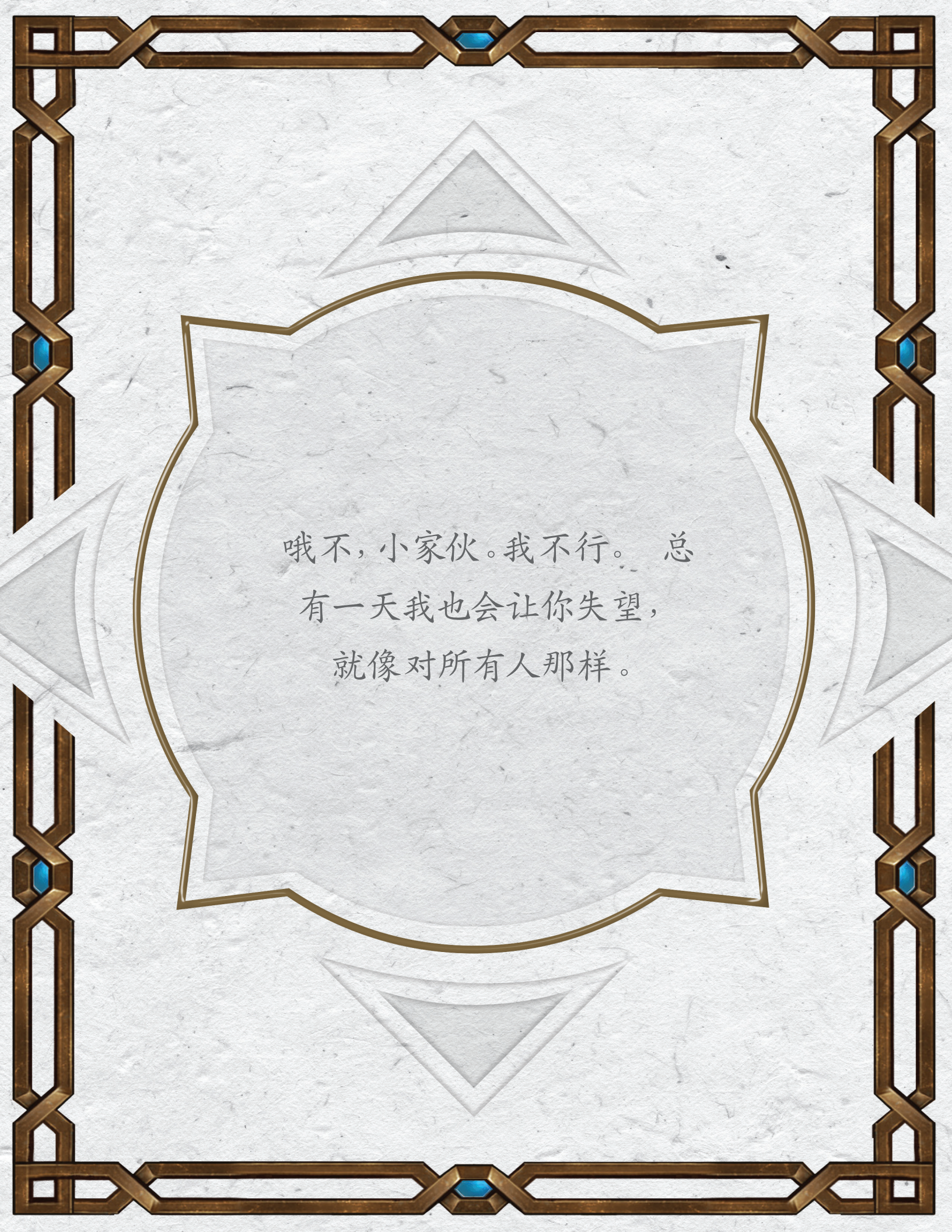
在南边，一根细细的灰色柱子在向上延伸。

是烟。

“不。”安度因低声说道。他的双腿开始颤抖。

他不能辜负他们。不能再重蹈覆辙。他无法承受。虽然他的双腿在动，但每一寸肌肉都在恐惧。现在他飞奔向马车，飞奔向他埋下的包袱。他甚至不敢解开裹着剑的包袱，生怕要握住剑的剑柄。如果他停不下来呢？如果他再次拿起剑，被那种快感冲昏了头呢？并没有什么安全的方法能确保他不会失控。

但他仍然纵马奔向那座村庄。为了薇拉和本，为了小莘达，为了他和那个男人许下的承诺，那个男人理解他，信任他，不需要任何理由。当时他并不知道安度因做了什么，并不知道他如何深深地背叛了自己的每一份责任和义务。



哦不，小家伙。我不行。总  
有一天我也会让你失望，  
就像对所有人那样。

那次庆典，安度因赶到时，烟雾已经乌黑如油，建筑物已然荡然无存。这次不一样。

只有少数建筑被烧毁，掠夺者们显然才刚刚开始进攻。不过那些刺耳的声音还是一样：笑声、尖叫、暴力。

安度因咬紧牙关，仿佛有一面坚盾，挡住了汹涌而来的恐惧。他翻身下马，把马匹打发到了安全的地方。他右手紧握剑柄，左手也握了上来，自从他离开亡者的国度，这是安度因 莱恩·乌瑞恩第一次拿起他父亲的剑。

萨拉迈恩。

它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武器，它铸造精良，尽管它最初是两把威力强大的利刃，但每个部分都和谐统一。安度因走上前去，面无表情，他没有穿盔甲，却举起了这把传说中的宝剑。这把曾经辜负的剑，现在他重新举起，只望得到救赎。

一名海盗转过身来，脸色苍白。他瞪大了眼睛——

瞪大的眼睛，充满了恐惧——

就在这可怕的一瞬间，安度因愣住了。他无法呼吸了。

那些强盗开始狞笑，举起了手里的弯刀。

萨拉迈恩划出一道诡异且优雅的弧线，给眼前的男人致命一击。

平衡的剑身设计让它挥舞起来毫不费力。没有什么东西是它不能切开的，也没有什么敌人是它无法击败的。它的残忍让安度因喘不过气来，但随后肌肉的记忆占据了上风。安度因不断出剑，萨拉迈恩在他手中挥舞如风，就像唱起了歌，仿佛它很高兴能再次被用来保护无辜。此刻，他和剑已经合二为一。

鲜血溅在他的脸上，温暖而潮湿；刺痛了他的眼睛，渗进了他的嘴里。他擦了擦嘴唇，继续往前走去。一个倒下了，又一个倒下了。他不再去数，时间也不再重要。他的步伐好似起舞，无需思考，只用感觉臂膀的力量，听着耳边剑风唱出的歌曲。安度因向前刺去，萨拉迈恩没入身体，几乎只剩剑柄，然后再将它拔出，一次又一次挡下了来犯的攻击。

敌人倒下了，但安度因还要继续战斗。剑举起又落下——

一个低沉的声音试图划破这片混乱。一句话。现在时间也染上了猩红，什么话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

一个名字。不是他的名字，不……但他知道那个名字……

“杰瑞克！杰瑞克！”

安度因语无伦次地叫喊，举萨拉迈恩便要砍下——

莘达站在那里，抬起头盯着他，嘴巴张得大大的，一副震惊的模样。但是她并不害怕他。她并不害怕他，这真是既愚蠢又不可思议，而且她还抓着他的胳膊，说着他虽然听不懂，但却充满温柔与慰藉的话语。

安度因……

这声召唤如此平静，但这声音并不属于眼前这个孩子。它猛烈地撞击着他，将他的思绪彻底击碎，变成了一个充满痛苦和绚丽色彩的万花筒。这首歌的歌词他听都懂得，却又分辨不出，只是震撼着他身体的每一根神经。而那唱歌之人，说话之人，知道他的真名。

安度因，它轻声低语，轻柔中又带着痛苦。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好像有一轮太阳，中心是炽热的白色，边缘闪烁着黄色和洋红色。

安度因。这声音和景象是如此美妙，但他深知，自己所见的一切正处于危险之中。在某个时刻——也许很快——它就会爆发。

它在呼唤他离开。但现在有人需要他。

不，他对着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声音恳求道。这里需要我。拜托了。

安度因……传来了无情的回答，他能感受到那声音里的悲伤和折磨。

有人碰了碰他的手臂，让他恍惚清醒过来，眨了眨眼睛，那幻觉消失了。莘达还在那里，脸上露出担忧的表情。“你还好吗，杰瑞克？”

安度因看了看周围四散的尸体。薇拉和本蜷缩在一起，用同情和感激的眼神看着他，还有村民们震惊的面孔。没有了尖叫或叫喊。安度因带来了沉寂。他到底杀了多少人。甚至没有——？

他盯着萨拉迈恩，仿佛是第一次见到它。

剑刃上没有了游戈的圣光。

没有了金光，但好在也没有了冰蓝色。

剑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只见安度因跪倒在地，喘着粗气，看着莘达。“你为什么靠近我？我……我可能会杀了你。”

她微微一笑。“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安度因的眼里满是泪水。



“我多希望可以留下来，”安度因这是对罗德里克说，对风说，对自己说。

他把萨拉迈恩身上的血迹清理干净，然后从洞穴中取出了他昔日的盔甲，它们已经洞穴中沉睡了很久，无人打扰。他整理了小屋，喂好了山羊和小鸡，理好了一袋袋谷物。现在，他身披盔甲，坐在朋友的墓旁，右边放着萨拉迈恩，左边是那只狐狸，安度因挠挠它的耳朵，它舒服地闭上了眼睛。

“不过我知道你肯定会明白的。谢谢你。谢谢你教我的一切。”他紧握着罗德里克的信，然后把它塞进了口袋。

狐狸突然坐了起来，警觉地望着路边，然后跑了过去。莘达用她的纯真打破了安度因身上暴力的魔咒，他本以为自己已经和费尔顿一家道了别。而此刻，他看到罗德里克的马车沿路驶来，车上坐着费尔顿一家三口，却也并不感到惊讶。

“你不会觉得我们会让你没带上好吃好喝的就走吧，那你真是个傻瓜。”薇拉说道，本则停好了马车。

安度因站起身来。“谢谢好意，不过我想轻装出行。”“我的糕点很轻的。”薇拉反驳道。

安度因无法反驳。

“杰瑞克，”本说道，“那把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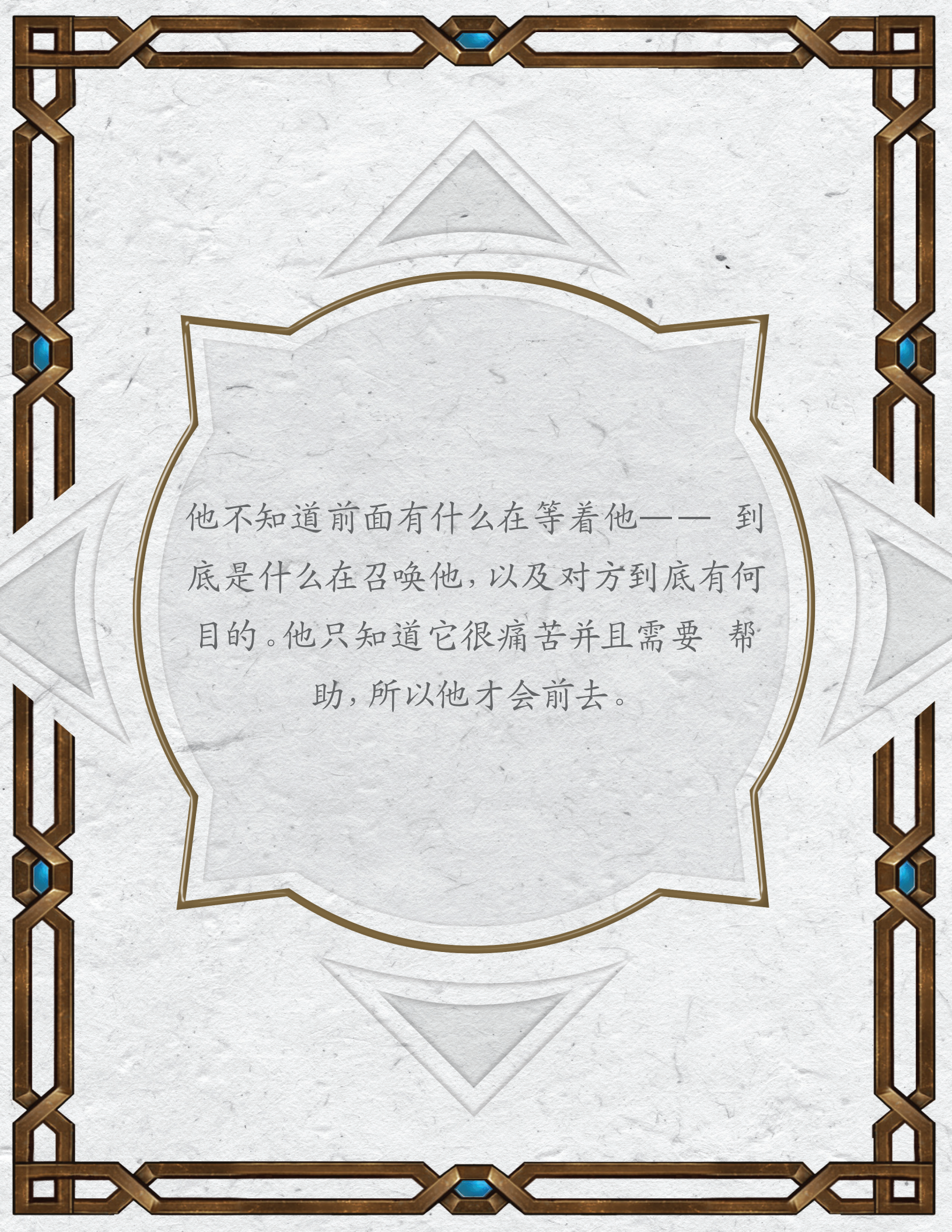
“有很多游历的冒险者都会用这种剑，本，”薇拉赶快说道。“你知道你父亲也最讨厌窥探别人的私事。”

“没关系，本。”奇怪的是，安度因真心这么觉得。他已经无所谓有人认出他，或者认出萨拉迈恩。

“你不能留下吗，杰瑞克？”莘达边问边跑向他。见安度因摇了摇头，她又问道：“那你还会回来吗？”

“我不能留下来，”他说道。他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他——到底是什么在召唤他，以及对方到底有何目的。他只知道它很痛苦并且需要帮助，所以他才会前去。“我——”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然后莘达就扑向了他，紧紧地抱着他。安度因愣住了，然后温柔又略显为难地拍了拍她的后背。

“放开那个可怜的孩子吧，莘达。”薇拉说道。那个女孩不情愿地照做了。薇拉给了他一包沉甸甸的东西，里面有食物、水、药品和其它补给品。安度因点点头收下包裹，然后拿起了包在斗篷里的萨拉迈恩。



他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他——到底是什么在召唤他，以及对方到底有何目的。他只知道它很痛苦并且需要帮助，所以他才会前去。

“我不知道你要去做什么，但愿你平安快乐。”

他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迅速转身，他知道自己如果再逗留片刻，他可能再也无法离开。他还没走出几步，一块红色的模糊身影飞快地向他跑来，差点把他撞倒。

安度因忍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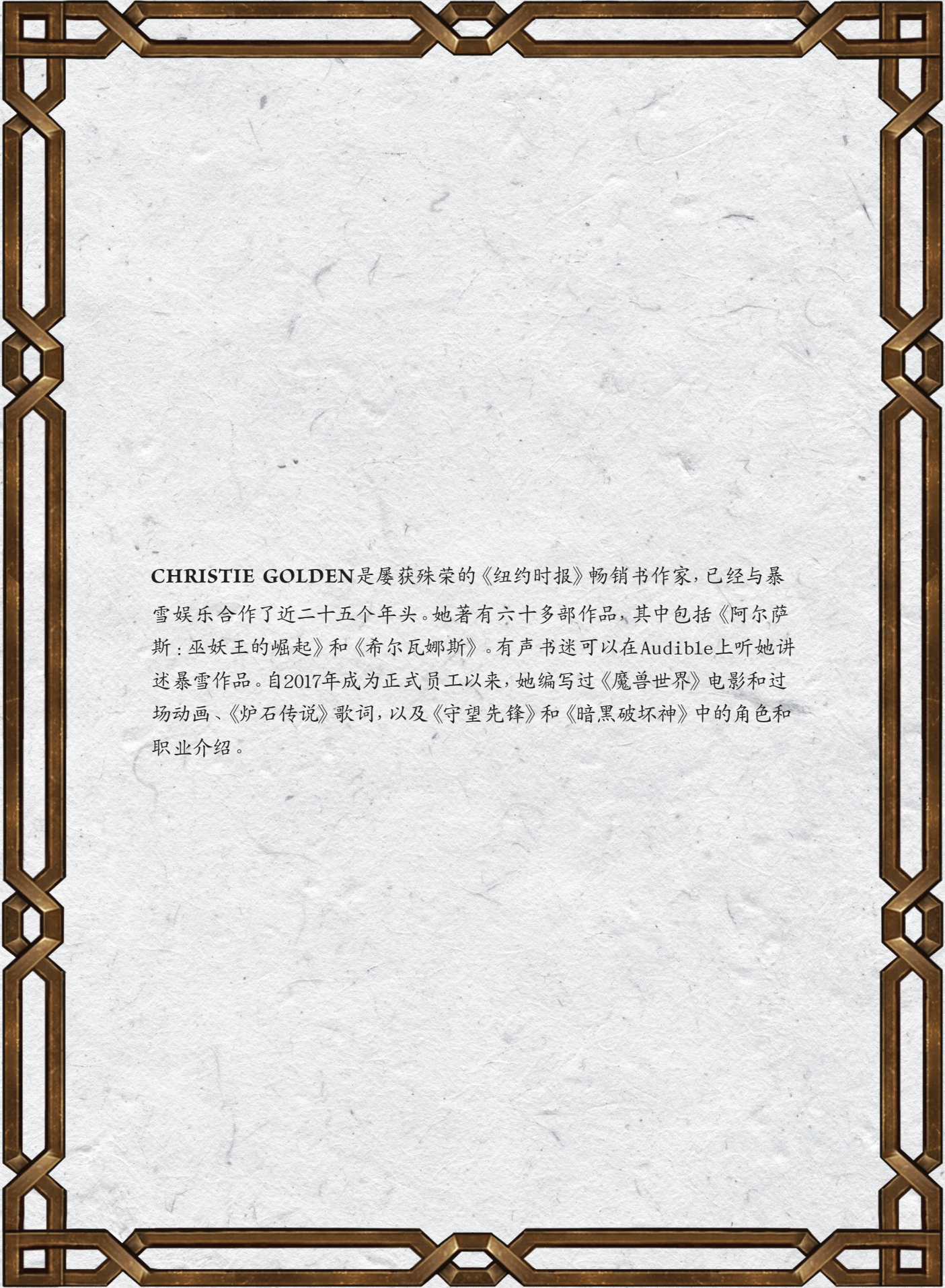
他跪下来，把狐狸抱进怀里——是“狐狸”，不是那只狐狸，也不再是一只狐狸；这就是安度因给它起的名字，只是这个名字太傻了，让人看不出来。安度因紧紧地抱着它，狐狸舔着他脸上的泪水。他要去的地方，狐狸决不能跟着去。安度因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但他知道狐狸能在这个家里享受安宁。于是他把狐狸抱起来，把它送到莘达的身边，放在了女孩的怀里。

“抱紧狐狸，”安度因和她说道。“别让它跟着我。现在你要照顾它了。”

莘达的眼里满是泪水，她点了点头，紧紧地抱住了这个不停扭动的小家伙，它发出可怜的叫声，用它的爪子在小女孩裸露的胳膊上划出了一道道印记。

安度因独自面对前方的路。他的双腿无比沉重，但这次他不会再逃跑。他受到了召唤——要离开他关心的人，没错，但他要走向需要他帮助的某种东西。他依然不相信自己，但是他关心的人相信他。虽然他还在挣扎于如何与过去和解，但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与此同时，他也将听从那份召唤，无论等待他的是什么。



**CHRISTIE GOLDEN**是屡获殊荣的《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已经与暴雪娱乐合作了近二十五个年头。她著有六十多部作品,其中包括《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和《希尔瓦娜斯》。有声书迷可以在Audible上听她讲述暴雪作品。自2017年成为正式员工以来,她编写过《魔兽世界》电影和过场动画、《炉石传说》歌词,以及《守望先锋》和《暗黑破坏神》中的角色和职业介绍。